

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
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

天一阁·天下储藏独此家

□ 林亚斐 文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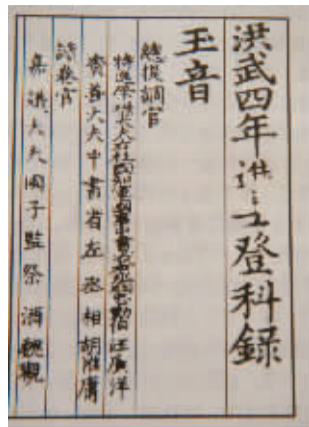
甬城月湖之西、胜景芙蓉洲的绿荫婆娑中，掩映着一座名满天下的藏书楼——天一阁。黛瓦粉墙、飞檐翘脊的天一阁，早已成为宁波地标式的建筑。它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（1561-1566）之间，距今已跨越了450余年的悠悠岁月。这座中国现存年代最早、保存完好的私家藏书楼，曾被乾隆皇帝钦定为七座皇家藏书楼效仿的蓝本，南北七阁建好后用以收藏《四库全书》，天一阁从此扬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大文人余秋雨写了一篇《风雨天一阁》，令天一阁在今天仍摇曳生姿，享誉海内外。

A 知道天一阁的宁波人，如果不知道它的主人范钦，那是会被鄙夷的。范钦（1506-1585）字尧卿，号东明，鄞县（宁波）人。历任官职，累官至兵部侍郎。落职后范钦干脆辞官回家，全身心投入到了他钟爱的藏书事业中。

范钦为官期间，到过很多地方，北至陕西、河南，南至两广、云南，东至福建、江西都有他的宦迹。兵部右侍郎的官职不小，这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。他每到一地做官，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，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、政书、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。如此费心费时的搜集，乍一看，他是把搜集图书当成了自己的主业，做官倒成了业余，或者说，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。辞官后，范钦名正言顺地做起了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一心搜书、藏书。后藏书日丰，以致旧有的东明草堂不敷应用，遂决定在月湖之西、宅邸之东再建一处藏书楼以皮藏典籍，即后来的天一阁。

天一阁藏书楼由范钦精心设计，为一排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楼房，坐北朝南，前后均有窗户，以通风防潮。楼上为一大通间，中间用书橱隔而为六，用以藏书，正中悬挂王原相（宁波知府、范钦好友）所书“宝书楼”匾额。楼下并列六间。天一阁前有一水池，即作防火之用。相传凿池之始，土中隐约有字形“天一”二字，范钦大喜，以为“天一生水”之义恰好与自己建阁凿池的想法相合，遂以“天一阁”名其楼。阁用六间，取“地六成之”之义。在范钦看来，此乃天意。天一阁的存在就有了它的合理性，这一微妙的心理是不言而喻的。天一阁的风格样式其实是范钦建筑文化理念的体现。

时间来到了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，对江南风物颇感兴趣的乾隆皇帝耳闻了天一阁的建构样式，派人到天一阁进行考察，敕命测绘房屋构造图样、书橱款式等，令天下书楼必须仿天一阁的样式打造。一时南北七阁，如出一辙。经皇帝的大力推广，天一阁就以中国古典藏书楼标准范式而闻名于后世。乾嘉时代宁波藏书家卢址的抱经楼，更是从内部结构到外观体式，完全模仿天一阁。



天一阁藏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书影。

B

天一阁藏书是范钦一生心血所萃，藏书种类以独具特色著称于世。其所藏之书有两类为国内各大图书馆所少见：一是明代前期刻印的全国各地地方志274种，名列全国各大图书馆之首；二是明朝乡试、会试登科录411册。这些地方志中，以嘉靖、正德、弘治年间所修者为多，少数为万历刻本，多作包背装（古代图书的一种装订形式，宜平放在书架上），有的纸墨精湛，触手如新，是地方志中的精品。其中1504年修纂的《上海志》为国内孤本，也是上海志中现存最早之本。又如1510年纂修之《云南志》刻本亦为国内孤本。另有1529年的江苏《吴邑志》、1550年的《武康县志》都是志书中名贵之本。天一阁珍藏的这些地方志，是我国文献宝库中的明珠。方志中记述的经济史料、人文资料以及医药、陶瓷、图书、园林建设等史料，包括方志中的插图，对研究宁波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天一阁藏书的另一特色是明代科举录的收藏。明代科举考试分院试、乡试、会试和殿试四种。所谓科举录即是乡试录、会试录、进士登科录的总称。这些科举录一般皆有考生姓名、年龄、三代人姓名、试题、中试举人（进士）名单、主考官官、乡试（会试）录文等等，包含有极为丰富的人物传记材料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。例如《隆庆四年江西乡试录》就收有汤显祖的两篇文章及考官名单和考官批语，当时汤显祖为该科第八名举人。这份乡试录无疑对治学于中国戏曲史、中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来说是研究汤显祖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。这样的史料同时亦为从事地方文献、人物研究、地方教育研究等各方面人士所关注。所以说科举录对人文科学研究是个未曾充分开发的宝库。骆兆平在《新编天一阁·天一阁遗存书目》中著录有《进士登科录》、《会试录》、《乡试录》具体名录，如《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》、《洪武四年会试记录》等，另有数量不等的《武举录》和《武乡试录》。

此外，天一阁还藏有不少名贵的手抄本，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大型类书《三才广志》手抄本，此书从未刻印过，被誉为“稀世之珍”。天一阁藏有如此众多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，以及明人其他著述和刊刻的古籍，以致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赞赏不已地说：“天一阁之所以伟大，就在能保存有明一代的直接史部。”

C 今天，当我们用轻松的语气说天一阁是迄今为止保存时间最长、最完整的一座藏书楼时，可曾想过天一阁历经四百年的步履，一步步走来是何等的艰辛。

为了保护自己一生苦心搜集的藏书，范钦在管理藏书和藏书楼方面的构想可谓煞费苦心。范钦与甬上另一知名藏书家丰坊交好，丰氏万卷楼收藏之富甲于江浙。但丰坊不善管理藏书，不懂书楼防火技术，更不会经营前后左右人情世故，终至藏书先被门生巧取豪夺，后被大火焚烧殆尽。范钦在收购了丰氏残书的同时，也吸取了丰坊管理不力的教训。之后，范钦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严格的防患措施，包括为后辈制订阁禁。如“禁借瓶（chī，酒壶），严扃（jiōng，门闩）钥”、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及“贮芸香分辟蠹侵，勤日曝分免鼠嚼”等，意为烟酒火烛不许近楼，藏书由范氏族中子孙共同管理，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，非各房齐集，任何人不得擅开。为了不使书籍遭虫蛀、霉变，就用芸草夹在书页中以防虫蛀，又用萤石放在书橱下收湿以防霉变等。据传，其侄范大澈曾几次去借书，均遭拒绝，心中颇为不悦，认为其叔“小器”。然而，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，不准登楼、不准借书，委实也出于无奈。只要开放一条小缝，也许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天一阁这座藏书楼了。

由于天一阁有一整套科学严密的管理制度，致使“历年二百书无恙，天下储藏独此家”（全祖望《久不登天一阁，偶过有感》）。范钦身上显然有着一一种超越时间的强大意志力，支撑着天一阁延续至今。

虽然族规总体苛严，但在某些场合，如对著名学者（黄宗羲、全祖望等大咖），天一阁也会适度开放，这和范氏后裔的开放观念是分不开的。他们一方面继承先祖的持守，另一方面或也意识到天一阁若一味的封闭，那藏书藏而不用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如今的天一阁早已不是一座封闭式的范氏家族藏书楼，它已扩容为天一阁藏书博物院。但天一阁古朴的门楣院墙仍铭刻着沧桑的年轮印痕，静穆的深院书楼仍彰显着厚重的文化底蕴。独具建筑、人文、美学价值的“天一阁范式”藏书楼体系，成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热爱与民族记忆的永久见证。那些湮灭在历史烟尘中的云在楼、水北阁、抱经楼等，现已移建在博物院内，它们安全了。



天一阁藏书楼